

現代版《莎樂美》 省思愛與死亡

與1998年洛杉磯歌劇院在香港藝術節的製作相較，今次香港歌劇院與來自斯洛文尼亞國家歌劇及盧比安納芭蕾舞劇院（Slovenian N.T.O. and Ballet Ljubljana）聯合製作，在香港文化中心演出四場的《莎樂美》（Salome），最大不同在於素韓諾斯（R. Suhanovs）和帕斯特納卡（K.Pasternaka）的佈景和服裝設計，是百分百的現代版。唯一場景是一個空間感十足的現代大廳，三面牆壁則隨着情節發展變動顏色圖案。時尚的大沙發和小几桌子、可滑動的長沙發，約翰被囚禁的古井牢房變成電子密碼鎖啟動的密室，一切都由簡約幾何式線條建構而成。

不僅如此，希律王（Herodes）與希羅迪亞（Herodias）出場時身着時尚服裝，有如出席酒會的大亨夫婦；侍衛長納拉博特（Naraboth）和士兵，都變成現代的軍官衛士，穿的是現代軍隊制服，手持的是現代手槍……

這一切現代大都會元素，告訴觀眾這個在耶穌降生後的故事已打破時空，將現代舞台藝術的疏離感手法，引入具有強大傳統的歌劇藝術中，讓觀眾抽離成為冷靜的旁觀者，審視省思舞台上發生的種種在今日的意義與作用。

文：周凡夫



■歌劇《莎樂美》女高音克雷曼的《七重紗之舞》的開始場面

「七脫舞」留想像空間

另一方面，最後一場出現的《七重紗之舞》，自百多年前首演，便面對挑戰社會道德規範的指責。無可否認，這段具有東方異國色彩、帶着神秘感的舞蹈音樂，確是全劇最具特色、能讓人一聽便留有印象的樂曲，再配合大膽的仿如「脫衣舞」般的舞蹈，仍是各方聚焦的所在。

這次製作，整個場面處理最為獨特的是「旁人」全退場，亦無台上樂手，只餘莎樂美與希律王，和堅持反對莎樂美「獻舞」的希羅迪亞，很無奈地做着「旁觀者」。宣傳上指的「裸體場面」，只是莎樂美以盡展身段曲線的黑色蕾絲作舞衣的演出，開始時在舞台前邊左邊拉出一塊薄紗帳，揚起一陣子便撤去，很象徵性。演唱莎樂美的荷蘭女高音克雷曼（A.Kremer），對這段色誘希律王的舞蹈，雖無「七脫」，但亦能將「艷舞」處理得很有專業水平；同時，她的肢體線條亦有舞蹈家條件，為此，基本上能做到性感展示、樂而不淫的效果。

至於舞蹈結束的「高潮」處理，同樣與別不同，當莎樂美作勢脫下肩上蕾絲時，便推開舞台左邊隱閉的門口退場，而希律王則緊隨衝入，舞台上便變得空空的只餘希羅迪亞一人乾着急，舞蹈音樂繼續進行，過了好一會兒，音樂奏完，希律王與穿回外衣的莎樂美才再出場，如此處理，這場「七脫舞」並無十分鐘，更讓觀眾留有想像空間。

展示交響樂劇效果

其實，這次《莎樂美》的製作，成功之處在於能展

示出理察·史特勞斯為二十世紀現代歌劇拓展出來的「交響樂劇」的「新天地」。不可不知的是，劇中人物的唱段歌聲，只是配合作為主體的管弦樂的一部分。這次由元老級指揮家奈許靈（John Neschling）執棒的香港管弦樂團，還要增聘客席樂手才能湊成百人陣容來演出。在強大的管弦樂主導下，當晚擔演莎樂美的克雷曼，演唱希律王的安達臣（Stig Andersen），聲音上都具有足夠的強度，能與樂團融合，成為持續不斷的張力。相對上，另外兩位男角，演侍衛長納拉博特的普浦亞（Ta'u Pupu'a）和演施洗約翰的康尼克茲利（T. Konieczny），不僅情感上的表達較為平板，聲音的張力感亦較弱；約翰很多時透過喇叭從「密室」（舞台後）發聲，那種「天外之音」效果，則可視為另有寓意。至於由本港歌唱家扮演的七位猶太人，在第四場的五重唱爭吵場面，那種「亂中有序」的聲音效果，正是聲音融入交響曲中很好的範例。

不過，要評說這個製作，不能不察看導演如何處理這個戲的中心主題。這個主題藏在終場前，莎樂美欣喜若狂地接過約翰血淋淋的頭顱，滿足地狂笑着所唱的一大段十多分鐘高潮唱段《啊！約翰，你之前不讓我和你親吻！》（Ah！Du wolltest mich nicht deinen Mund küssen lassen！）中。臨近末尾時唱出「愛情的神秘勝過死亡的神秘」——愛情和死亡正是建構出這部驚世駭俗的歌劇主旨所在。



■歌劇《莎樂美》侍衛長納拉博特（普浦亞演唱）與莎樂美（克雷曼演唱）的對手戲

愛與死亡

戲中死亡降臨到三個人身上，死亡的原因都是因為愛。侍衛長納拉博特因未能贏得莎樂美的愛在第三場自殺；然而他的自殺，在場士兵只顧持槍指着全無攻擊性的約翰，對倒地不起的納拉博特仿似視而不見，看似很不合理，但這亦不難看出，納拉博特的自殺是怯懦行為，可悲可笑，旁人亦不可憐，也就視而不見了。

約翰的死，則是拒絕莎樂美的愛所致。他的頭顱被斬，仍按慣例，暗場處理；至於莎樂美之死則在於要證明她的愛，終場前希律王在難以忍受之下，命令將她格殺！隨即落幕。

其實現代觀眾更不難感受得到劇作家王爾德（O. Wilde）藉着莎樂美這位「奇女子」，不僅呈現希律王對繼女「虎視眈眈」的父戀女不正常心態，更藉着莎樂美讚美約翰的頭髮，接着又表示愛上他的嘴唇，讚美那紅色的雙唇，而且要和他親吻。這種對男色無比露骨的刻劃，對男色作出赤裸裸的細意描繪，已是對同性戀的公開頌頌，這在二十世紀初是大膽無比的事，而這亦是當年身為同性戀者的王爾德個人內心的自白；其後其同性戀者身份被揭發的悲劇性遭遇，豈非亦正是莎樂美悲劇的現實重現？那難道是王爾德的預感？

百多年後，今日的觀眾觀賞這部歌劇在現代版的疏離效果下，對此種百多年前的「弦外之音」又會有何所感呢？那可是很有趣的問題呢！



■《莎樂美》的舞台設計及具現代氣息。



■歌劇《莎樂美》猶太人吵架的場面



■希律王與希羅迪亞的扮相有如出席酒會的大亨夫婦。



■歌劇《莎樂美》約翰（康尼克茲利演唱）與莎樂美（克雷曼演唱）的對手戲

馬友友： 融合世界音樂 遊走心靈絲路

大提琴演奏家馬友友日前率絲綢之路合奏團亮相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整場演奏會上，東亞的琵琶、尺八和笙、中亞的塔布拉鼓、巴西編製搖鈴，並有小提琴、大提琴等西洋樂器，呈現出浸潤濃郁異域風情的絲路音畫。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樂手，身着民族服飾，在曼妙的音樂對話中，抒發對古老時光的追憶及對未來的暢想。

象徵不同地域文化的樂器，重新賦予這條「古代互聯網」——絲綢之路鮮明愉悅的情感色彩，以及充滿張力的音樂律動。十餘人混合組成的「國際樂隊」以《絲綢之路組曲》揭開演出的神秘面紗。該組曲由打擊樂手謝恩·莎納罕編曲，旋律來自於美國作曲家約翰·佐恩的《天使之書》，汲取了濃郁中東風情，夾雜着南印度式的節奏，營造出複合的聽覺層次。而在由馬林巴和琵琶演奏交替的片段時，彷彿又能聽到重金屬吉他的音調。

琵琶大師吳蠻的《夜深沉》又將聽覺引入了充滿佛教韻味的禪境。緊隨其後，打擊樂作品《編織》闖入了觀眾的視野，打擊樂手馬克·蘇特玩味着眼前這個來自巴西的打擊樂器——編製搖鈴，配合靈動的肢體語言，人器合一。整個組曲以凱伊漢·卡爾霍的《萬馬奔騰》作為尾聲。這首作品改編於生活在伊朗土庫曼斯坦地區的民歌，冬巴克（波斯鼓）的節奏與卡曼奇琴及其它弦樂的交織並行。

此外，著名音樂家梅琦小次郎應絲綢之路合奏團之邀，特意創作《界內界外》，其靈感來源於武滿徹為琵琶和尺八而創作的《蝕》、以及馬勒《第五交響曲》的一個樂章，並結合NHK的古典歌舞伎代表劇目《假名手本忠臣藏》，便成就今日之作。

整場音樂會就像一個世界音樂的蜜罐：融入老撾口琴、越南笙的泰國作品《皇宮之樂》、以純淨的海螺殼聲響為基礎的《斯瑞斯帝》、卡曼奇琴和西方絃樂合奏的《阿塔什干》。歷史與未來、傳統與現代、宗教與科學、都市與鄉村、東方與西方……奇思妙

想的樂手們，用象徵不同地域文化的樂器，賦予世界文化新的生命力。

馬友友自小受到多元文化的熏陶，在他看來，音樂除了表達內心的情感，更是與世界溝通的最佳「語言」。於是，馬友友在1998年正式創建了「絲綢之路」音樂組織計劃（簡稱「絲路計劃」）。《絲路計劃》的靈感來源於古代絲綢之路上，多元文化、思想的碰撞交融，旨在通過聚集全世界的藝術家和觀眾，打破地域隔閡。

「絲路計劃」的核心正是絲綢之路合奏團。團隊匯集了不少充滿個性的音樂家、作曲家以及編曲家，他們執着於探究傳統東西方音樂的差異，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樂此不疲。至今，「絲路計劃」的足跡遍佈歐洲、亞洲和美洲，並先後推出了三張唱片，成為一張個性鮮明的文化名片。

作為絲綢之路合奏團的總監，馬友友在上海表示，在遊歷世界的過程中，他們的「文化旅行隊」發現，原來全世界50%以上的人口都跟「絲路」有淵源，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把各國人民連在一起，才是真正的融合。有基於此，馬友友已將各民族音樂文化之間的交流、推廣教育，視為目前最重要的使命。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大提琴演奏家馬友友日前率絲綢之路合奏團亮相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本報上海傳真）

馬林斯基劇院芭蕾舞團 再次訪華 演出《神駝馬》

12月13日至16日，有「芭蕾航母」美譽的俄羅斯馬林斯基劇院芭蕾舞團將赴天津演出。馬林斯基劇院芭蕾舞團擁有225年輝煌歷史，是當今全球最頂尖的古典芭蕾舞團，曾培養出無數世界級芭蕾舞巨星。2013年10月，當馬林斯基劇院攜《安娜·卡列尼娜》和《天鵝湖》首次造訪天津時，讓天津乃至全國的芭蕾舞粉喜出望外、大飽眼福。此次再次赴津，馬林斯基劇院將帶來《神駝馬》和《福金編舞芭蕾舞集錦》，這是兩部從未在中國上演過的芭蕾舞劇。

《神駝馬》取材於同名民間童話故事，表現了主人公愚人伊萬在一匹神奇的馬的幫助之下，擊敗了邪惡的可汗而成為沙皇的左膀右臂，最終取代了無能昏庸的沙皇的奇妙故事。劇院的兩位首席舞者洛帕金娜和斯科利雅洛夫均將在《神駝馬》中亮相。《福金編舞芭蕾舞集錦》包括《火鳥》、《天方夜譚》和《仙女們》，均源自俄羅斯著名芭蕾舞導、演員、芭蕾舞革新家米哈伊爾·福



■芭蕾舞劇《神駝馬》劇照。

金。一百多年前，福金為安·娜巴甫洛娃編排的芭蕾舞《天鵝之死》所取得的藝術成就，至今無人逾越；而他的「新芭蕾宣言」等一系列芭蕾創新理論，對芭蕾舞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為讓中低收入層的觀眾也能欣賞到精彩演出，自2013年9月，天津市出台了政府補貼門票價格的文化惠民政策。《神駝馬》和《福金編舞芭蕾舞集錦》均列入了天津市政府高端演出補貼項目，所有票價一律5折。優惠後的門票最高880元，最低180元，且380元以下的票佔50%以上。據演出的主辦單位介紹，去年的馬林斯基劇院的演出，上座率均在九成以上，其中有不少觀眾來自全國各地甚至海外；今年的售票工作已經開始，銷售情況良好。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達明 天津報道

中法和聲共鳴音樂會濟南舉行 京劇首次結合巴洛克

為紀念中法建交50周年，一場「音域——中法和聲共鳴」音樂會在濟南歷山劇院隆重上演。本次音樂會的一大亮點是，中法兩國音樂家將中國的京劇與西方巴洛克音樂相結合，以音樂和聲的方式演繹精神上的共鳴。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京劇名家鄭子茹表示，這種將京劇與巴洛克的結合的嘗試在全世界尚屬首次。

本次音樂會由法國樂團Sprezzatura的三位音樂家和中國京劇名家鄭子茹、笛子及打擊樂手聶海軍以及笙演奏家岳瀚聲共同表演。歌手塞巴斯蒂安·福尼爾表示，中國京劇對他非常有吸引力，雖然他聽不懂具體意思，但是中國藝術家的舞台表演和動情演唱深深打動了他的內心。京劇與巴洛克音樂有許多相似之處，在時間上，

二者興起的時間相去不遠，如今都已屬於古典音樂；從藝術上看，二者在節奏上有一些可以融合之處。中法藝術家將這兩種被譽為全人類的遺產的音樂形式結合起來的做法，旨在喚起公眾的記憶，推動二者走上復興之路。

音樂會當晚，藝術家們精湛的演出與天衣無縫的配合讓觀眾們眼前一亮，中華國粹與異域傳統碰撞出的絢麗火花，令人如癡如醉。藝術家們表示，演出達到了預期效果，希望能進一步推進兩國的音樂交流。據悉，結束了在中國演出後，該音樂會還將在11月中旬赴法國進行表演。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永傑、實習記者劉明秀 山東報道